



【庙堂江湖】

纸媒的未来并非暗无天日,但前提条件是我们社会必须重建知识产权的保护机制。

互联网革命要了谁的命

沈凌

因为最近出了一本书《经济学家有点烦》,才开始了解出版业的苦衷,才开始理解韩寒这种靠卖文为生的人为什么一再呼吁社会要关注作家的生存问题。鲁迅时代,一个月写几篇文章的作家可以养活一家子;莫言时代,至少还有文艺青年希望自己能成为作家;但是最近,居然看到一篇文章,说英国作家也活不下去了。

可见这个作家的温饱问题是全世界的,中国并非个案。为啥作家活不下去了呢?据说因为互联网革命颠覆了原有的商业模式。不过恕我愚钝,思考了好几天,我始终不明白那些所谓的新媒体究竟在什么地方有了革命性的新变化,以至于社会需要它来替代原

有的纸媒体。

首先,有人说互联网媒体提供了海量的信息给老百姓,这是纸媒做不到的。当然,新浪搜狐网易,它们任何一家的信息量印在纸上,都会是厚厚几本书,没人会去天天看几本书厚的报纸。但问题是每个人每天的阅读时间是给定的,再多都不会多于24小时,除了睡觉吃饭和上班赚钱,能够用于阅读的不过是那么几十分钟时间而已。所以“海量”的信息有什么用?到头来,你面对“海量”的信息,还是只能点击那首页上被编辑推荐的信息,而这个过程和原来的纸媒毫无二致。

其次,有人说,互联网是屌丝的天下,新浪这种网站的编辑被考核的就是点击量,所以,只有满足屌丝胃口的

文章新闻才会被网站的编辑推荐。因此他们认为这是相对于纸媒的革命。不过我们看看全世界的纸媒,哪有统一的口味?任何地方的纸媒,总是有一味迎合低级趣味的市井小报,也总是有能够独立坚守自己品质的精英大报。这并不是有些人高尚,有些人平庸,而是市场的口味永远是多元化的,所谓的“青菜萝卜各有所好”。那么既然菜市场里面不会所有的菜贩子都卖一种菜,新闻市场里也不会所有的报纸都是一个口味。所以,即便用屏幕代替了纸张,用光纤代替了报童,我相信新媒体也不可能在未来创造一个统一口味的新闻市场。屌丝过去有,现在在,将来也会有。但是认为屌丝将会一统江湖,未来的新媒体只有提供给屌丝们的一味菜,我不以为然。

说来说去,问题回到了原点:那么为啥在新媒体的攻击下,作家无法生存了?纸媒似乎只有死路一条了呢?其实我看,新媒体的所谓胜利并不是依赖于什么高新技术,而是运用了最古老的办法:偷窃!互联网代表的新媒体没有一家是像原来的纸媒一样向记者或者作者支付稿酬的。他们把免费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是惠而不费,掏的是别人的腰包。如果我们设想一下,所有的互联网媒体和原来的纸媒一样,必须为所有的新闻和文章付费,那么他们还能不能够像现在这样,对纸媒占有极为有利的竞争地位?

市场仍然是多元化的,有屌丝喜欢简单的海量信息,并没有兴趣作深入的思考和讨论;但也必定会有人愿意反其道而行。但是现在的不付费互

联网运作模式,仅仅适合于前者,而忽略了后者。如果一直持续下去,那么愿意深耕细作,花费数年时间而作一本书的人将会退出市场,因为付版税而退出市场的纸媒,将会让市场的所有竞争者集中在单一的屌丝口味,而这样竞争也躲不开涸泽而渔的最终结果。所以我相信,纸媒的未来并非暗无天日,但前提条件是我们社会必须重建知识产权的保护机制。对于涉及物质产品的创新如果不加以专利保护,我们的社会不可能有技术创新物质丰富;对于涉及文化产品的创造如果没有严格的版税制度,我们的社会也不可能没有精神文明的进步。这和时代无关,也和网络或纸张无关。

(作者系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



【缘木求鱼】

治疗这种“本能性病变”也不难,只要严格做到“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就行了。

成本计算及管控的动物性本能

木木

猎豹是陆地上跑得最快的动物吧,但即使如此了得,它也没有挥霍造物主眷顾的权利。每当捕猎的时候,它们总是小心翼翼、斟酌再三、等了又等,没有八九成的把握,绝不出击。

猎豹如此“聪明”,也实在是迫不得已。速度快,消耗就很高;一击不中,等待体力恢复的过程就相当煎熬——这个时候的猎豹最为脆弱。许多时候,即使侥幸一击而中,往往也需要先喘口气儿再处理食物,但在喘息的同时,食物很可能就成了狮子或鬣狗的战利品。

所以猎豹捕食,是一定要计算成本和收益的。聪明的,总会追求以最小的付出博得最合适的收获;而那些毛毛糙糙的,成本管控不力,后果就是,轻

则挨饿,严重的就难免受伤或直接丢了性命。

猎豹如此,号称“草原之王”的狮子,也好不到哪儿去,捕食前,也得悉心做好成本的计算和管控。面对成千上万的角马,狮子从来不会乱打乱撞,总会权衡再三,小心地挑出那头最匹配自己能力的倒霉蛋儿。

其实,无时无刻不在算计生存成本的动物又何止千千万,而且,越处于“赢者通吃”地位的算计得越精明。这大约就是自然的伟力。那些脑子笨、算不清成本,或者虽聪明、但自恃聪明而肆意挥霍的,在大自然残酷的筛选中,往往就很难过关。多少万年地筛选下来,于是,面对利益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动物,就都会本能性地计算成本并做好管控,以谋取最大的收获了。

人也是动物,而且据人自己说还

是万物之灵,因此,利益面前,准确地进行成本计算及管控的动物性本能,人当然也是天然就具备的吧。不过这么一说,那些在这方面的能力特别出类拔萃的人或许要假装不爱听了——怎么能拿人和豺狼虎豹比呢?但实在是没办法,例子太多,很难让人不生发出一些联想。

比如,在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儿里搞违建,似乎是某些国人的最爱,爱到极致,当然就屡禁难绝了。细想想,产生这种嗜好并非难以戒断,这些人还是很情有可原的。虽然家里就那么几口人,搭出来违建,多少年也不见得能用一次,但在这个以“拥有”为最高追求的时代,“拥有”的魅力实在难以抵挡,更何况,与或有的处罚风险相比,拥有这种“拥有”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即使脑筋不太灵光,面对如此局面,估计也不难做出

最准确的成本算并以此作为下一步的行动指南了。

经过本能性的算计终于占到了便宜,正是享受胜利果实的时候,执法人员却突然跑去强拆,估计谁都会感到很煎熬,这就难怪女业主特别委屈地喊出“美国公民的家你们不能拆”了。这是最近上海市执法人员到徐汇区漓江山水花园拆除违建时发生的趣事。

中国执法者跑去美国拆违建,估计不行,但在中国拆,大约就没问题,即使是美国公民搞出来的。其实,这位“美国公民”大约也应该知道这样叫喊用处不大,不过本能性的反应罢了。不过,可以预料的是,这位很“本能”的“美国公民”一旦回到了美国,估计马上就会不“本能”起来。因为,无数事例反复证明,美国执法者对付起类似的“本能”

来,办法不但多,而且效率也格外高;“本能者”经过本能性算计,马上就会藏起“本能”,装出有别于动物的样子,文明起来。

如此看来,问题的根子似乎还在中国的执法者身上。如果执法者不能提供一个持续的、清晰而可预期的执法路径,就不能怪“本能者”的一系列本能性反应了,也不能责怪这些“本能者”对人类社理想思维能力的衰败和戕害了。其实,治疗这种“本能性病变”也不难,只要严格做到“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就行了。稳定的预期一旦形成,大约也没人愿意经常性地与禽兽攀亲戚。不过,这八个字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度挺大,尤其在在中国。所以,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我们大约还不用担心失去观看“本能者”的本能性表演的乐趣。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平心而论】

“福喜事件”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当公司的创造力和破坏力都是全球性的时候,我们该如何面对?

正视公司的创造力和破坏力

汤亚平

近日,有媒体披露,记者卧底两个多月发现,上海福喜通过对过期食品回锅重做、更改保质期标注等手段加工过期劣质肉类,再将生产的麦乐鸡块、牛排、汉堡肉等销售给肯德基、麦当劳、必胜客等快餐连锁店。“福喜事件”在中国社会引发广泛讨论并波及海外。同时,这一事件也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当公司的创造力和破坏力都是全球性的时候,我们该如何面对?

人们对公司的创造力从来不怀疑:早在2009年时,公司就为全球81%的人口解决工作机会,构成了全

球经济力量的90%,制造了全球生产总值的94%。全球100大经济体中,51个是公司,49个国家;世界上有161个国家的财政收入比不上沃尔玛公司,全球最大的10个公司的销售总额超过了世界上最小的100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总和。

创建已有105年的美国福喜公司,是一家在全球17个国家拥有50多家食品加工厂的国际化食品集团。依据美国福布斯2011年最大私人企业榜单,美国福喜以年收益30亿美元位列136名。而截至2013年,其年收益上涨至59亿美元位列第62名。

中国人迷恋洋品牌由来已久,但是很少人知道大洋彼岸发生了什么。

以美国为例,美国建国以后,在很长时间内假药、巫医盛行。即使上世纪70年代,美国食品药品安全也令人发指。当时美国普强公司的新药帕纳巴十分畅销,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现,这种药的副作用能够致人死亡,消息披露后,整个美国为之震惊。可口可乐的起源是一种咳嗽药水,按照今天的说法,可口可乐最初只是一种假药,在药店出售的。后来,咳嗽糖浆摇身一变,成为了饮料。可口可乐直到1988年才被确认不含有可卡因,但是,依然有某些主要配方成分,成为全世界保密工作最严格的对象。直到今天,当你喝下可口可乐的时候,你仍然没有权利知道自己喝

的是什么东西。

再回到福喜公司。7月22日,上海福喜涉嫌有组织违法生产经营行为被立案侦查;7月23日,公司负责人、质量经理等5名涉案人员被刑拘;7月26日上海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福喜涉嫌违法新证据;7月28日,美国OSI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谢尔顿·拉文来上海就“上海福喜事件”向中国消费者道歉。迟来的道歉并没有阻止事件继续发酵。中国的消费者很需要了解真相。

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德克士、全家、星期五,这些洋字号的快餐食品以其卫生、方便、高标准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因为信赖这些快餐食品

背后的大公司,人们很少关心这样一个汉堡、一块鸡块它的原料从何而来,如何生产。

上海福喜质量部经理在被约谈时曾明确表示,对过期原料的使用,公司多年来的政策一贯如此,且“问题操作”由高层指使,并称至少要经厂长以上的同意才能实施。那么,“多年来的政策一贯如此”到底有多少年?这么多年来上海福喜母公司没有发现吗?这么些年洋快餐巨头赚钱心安理得吗?我们被欺骗了这么多年,难道不可以发起集体诉讼吗?要解答这一系列疑问,必须直面公司的创造力与破坏力这个重大命题。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论唐僧与女王的婚姻适配性

周凯莉

说起《西游记》,除了通篇的打打闹闹,和纸面背后隐隐的处世之道外,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唐僧和女儿国国王之间的微妙情愫了。恰好韩寒导演的影片《后会无期》引用了这一段故事的配乐《女儿情》,由民谣歌手万晓利重新演绎,低沉的男声更透出隐忍的情意缱绻和不舍依恋。

在这一部妇孺皆知名著中,唐长老以一袭僧衣加温润如玉的气质行走西天取经之路,各路妖魔鬼怪趋之若鹜,有单纯贪图唐僧肉之长生不老功效,也有痴心女妖精妄图突破人妖界限,以成就一段良缘。可惜,相较于对女妖精们的疾言厉色,或者出于教化之心的苦口婆心,唐长老唯独对女儿国国王有一种克制的情愫,甚至

在原著的字里行间,细细品来,竟是略动了凡心。在吴承恩笔下如此人性化的描写,倒是让一贯卫道士形象的唐僧的男性性格血肉丰满了不少。

正如《女儿情》中所唱“说什么王权富贵,怕什么戒律清规”,假使唐僧和女王有幸成就一段金玉良缘的话,“王权富贵”和“戒律清规”恰恰是他们要付出的机会成本。婚姻需要支付成本,这一段过程就是成本的消耗过程,为了追求对方,必然要放弃一些事情,放弃对另一个目标的追求。

对于女王来说,她需要的放弃是庙堂之上的金玉宝座,这对于权力欲望强烈的女性来说,这一举动实现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但对于原著中的女王来说,王权富贵比不得举案齐眉,她甘愿退位,将王位让与心爱的“御弟哥哥”,甚至可以抛弃一切,隐居乡里。

但对于另一方唐僧来说,他的机会成本的构成则复杂得多。他身世坎坷,历经风雨,从大唐一路走来,身为唐太宗钦封的御弟,唐僧对名誉的看重,就像孔雀爱惜自己的羽毛,之所以和他叛逆的孙悟空之间常常发生师徒冲突,莫不是对于“戒律清规”的刻板遵循。更重要的是,不管作为享誉天下的得道高僧,还是身份尊荣的御弟哥哥,唐僧的性别本质还是男性,天生的荷尔蒙注定他的不甘于平庸,去往西天、取到真经、共济天下可谓是他的远大理想。甚至连“戒律清规”也是为着这一远大理想服务的。

在这场微妙的感情游戏中,女配角蝎子精就没这么幸运了。当地附身女王的伎俩被戳穿后,更不甘心地质问唐僧。对此,唐僧的回答是一句冷冰冰的“人妖岂能同日而语”,将其一片痴心

践踏得片甲不留。相比女王得到的少量温存,入戏至深的蝎子精深受唐僧冷遇,感情的事情,就是如此毫无公平可言。从经济学上来说,大概可以用帕累托最优这一经济现象来解释,它指的是资源分配的一种状态,在一个自由选择体制中,社会的各类人群在不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可以使整个社会的经济资源得到最合理的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往往需要三个条件:交换的最优条件;生产的最优条件;交换和生产的最优条件。

由上述来看,假定这是一场唐僧、女王、蝎子精三者之间的感情博弈,显而易见,仅从外部条件来看,唐僧和女王的婚姻适配性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的条件。在容貌外表、社会地位,乃至价值观上,唐僧和女王属于得分最高的正向搭配,而在性情才学上,唐僧的理

性、刻板,女王的浪漫、多情,则属于最优的负向搭配。至于蝎子精,在“妖”的出身上已然低了一阶,尽管妖妖性感,终难上得厅堂,至于一开口就露馅儿的浅薄的文化素质,更是注定她在这一场战争中一败涂地。

当然,相对于《西游记》本身所带的浪漫主义色彩,这一段故事的结局是颇具现实主义的。女王依然是那一位宝座上光彩亮丽的女王,只不过她的心因曾经低到尘埃里,于是变得灰扑扑的,止于青灯古佛之前;而唐僧在徒弟们的拥护下,继续上路,将为稀客泛起的浪花抛诸身后,他的未来,依然在险眼中不乏精彩斑斓,充斥着男妖们摩拳擦掌的挑衅和女妖们前仆后继的痴心。

(作者为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观察员)



【庄周梦蝶】

从经济学上来说,女儿国王与蝎子精的不同遭遇,大概可以用帕累托最优这一经济现象来解释。